

# 阳泾河田

往事

无凭

徐文荣 著



上海三联书店

# 陽 涇 河 畔

往事  
无凭

徐文荣 著



上海三聯書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阳泾河畔 (往事无凭) \徐文荣 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7.12  
ISBN 978—7—5426—2686—8

I. 阳… II. 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5959 号

阳泾河畔

---

著 者/ 徐文荣

特约编辑/ 张斤夫

责任编辑/ 冯 征

装帧设计/ 鲁继德

责任校对/ 张大伟

责任制作/ 李 敏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 — [mail:shsanlian@yahoo.com.cn](mailto:mail: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上海望新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1000 1/16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4

印 数/ 1—5000

---

ISBN 978—7—5426—2686—8

I · 350

定价 29.00 元

谨把此书献给

所有勤劳善良、坚定的人们

## 大江东去 滕王阁

闲登高阁，叹兴亡、满目风烟尘土。  
画珠帘当日事，不见朝云暮雨。  
秋水长天，落霞孤鹜，千载名如故。  
长空澹澹，去鸿嘹唳谁数。  
遥忆才子当年，如椽健笔，坐上题佳句。  
物换星移知几度，遗恨西同南浦。  
往事无凭，昔人安在？何处寻歌舞。  
长江东注，为谁流尽今古？

金·高永

## 小说简介

公元1974年，刚满15岁的陈少琨来到阳泾村插队落户，偏僻的阳泾村紧邻神秘莫测的阳泾河。

经过几年艰苦劳动的磨练，陈少琨从一名瘦弱少年发育成身材高大，英气勃发的青年。他的良好品行深深打动了农村姑娘王珍珍的芳心，也引发了当地青年萧二狗的无比妒恨。

江南农村呈现出的浓浓野趣令陈少琨着迷，多位长者用一生的智慧，浸润他的灵魂，在一个特殊机遇下，陈少琨竟叩开人类难以企及的“神秘世界”。

隐居在阳泾村的一位老红军战士为寻找一生的“秘密”，毅然在全国胜利解放的前夕，从解放军副师长岗位上“蒸发”，还原成阳泾村一位孤苦农民……傅志仁在农村隐居30年，他似乎觅到了什么？机遇巧合下他慧眼相中陈少琨，由此掀开这位城市知青不平凡的人生篇章。

书中借用“无形”之口，赋予陈少琨“保卫者”使命，将正义之剑导入主人公一生命运的搏斗之中。

书中傅志仁的离开，耐人寻味……

萧二狗因爱不成、纵火、强奸……令人嗟叹。

秀丽的王珍珍就像一朵还没有盛开的空心菜花，被人强行摘取而夭折，令人扼腕。

知青蒋海生、朱莉莉、杨天益的生活轨迹与时代变化紧密相连……

陈少琨在阳泾村认识了从城里临时下放劳动的才女谢小玉，两人之间

产生了真挚情感。她与他分别时的前夜，发生了……

同样被下放农村劳动的秦悦诗教授瞧出陈少琨是位不平凡的知青，某天深夜他由茶入道向小陈灌输人生哲理……

书中描写了陈少琨应征入伍后的军旅生涯，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在我国南方发生的一场战争中，我野战军组建的“云豹突击队”在陈少琨带领下，屡建奇功，其中有不少优秀军人倒在了边境线上，读来令人荡气回肠……爱国之心油然而生。

从军事学院毕业又经受数年密训后的陈少琨领受一项任务，卧底大型国企——江口冶金总厂。上级要求他用3个月时间破除一桩惊天大案……

《往事无凭》（三部曲）离不开人所共知的社会背景，作者企图以小说故事的感性冲击力与历史演变的理性总结达成高度的统一，尽量使读者享受一定的阅读乐趣。

全书约80万字，目前先出版第一部《阳泾河畔》25万字。

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 自序

当今世界，最稀缺的是什么？有人会奉告很多，我以为除了普照的陽光以外还有普被的空气，这个世界几无不稀缺的东西。不过，所有稀缺中，时间可他是惟一真正稀缺者。如果時間不稀缺，並且存在技术进步，则世界丰裕自如，经济学也就可以扫地而除了。

在时间的长河里，王朝的兴迭，大型工程的兴发、科技的昌明、各式各样的~~美~~美女，一切的一切，无不应有尽有。所有物品和服务的稀缺，其实均是限定时间内的稀缺。

就算这个世界目前并不存在的东西，譬如说是陆旅行、点石成金、水变成油等，但只要人类存在，有需求，並且存在技术进步，则一定可以在某个时日予以安排。



所以，任意一项需求，并且予以无限的时间，总可以像计划经济一样在某个时刻安排妥当。

比如，对于台门酒边的原住民而言，即便他24小时面对的都是碧绿的酒浪，他也不会感觉有多幸福；而相反，生活在大城市的人，由于与交通、噪音和汽车尾气进行着殊死斗争的人们则愿意花上大把银子进行短暂逃离，或称“度假”。

人类想要真正的休养，无外乎就是以下二者：或体力透支到极限地玩心，比如找圈一位著名企业家热衷的那种登山之旅，或者就是懒人的玩法，找块钟灵毓秀之所，享受几时绝对宁静安逸的生活，手捧一杯清茶，坐拥烟雨朦胧的景色，静静地发呆——所谓的天堂，也不过如此吧。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不言而喻至且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实就是他一生下来就会死，哲人谓之“向死而生”。生命的有限性构成了所有人类似如的限定前提和思维基础。

我们甚至可以想到，如果不存在生命的约束，人类变成他成佛的话，人是否还依给条件下引事大可能怀疑不是，经济学的基础也许是不存在了。

我们的生命至多是有限的，帝王将相也罢，引事豪强也罢，无不“向死而生”，也都将平等地走向天堂或地狱，因此时间的稀缺是实存的，而人类的引事也因此清晰可辨。

本小说就是有限生命的产物。仁理成为大众译到的靶子，生命，才通发一些有趣的东西。

徐敬东  
2007.5.7

## 引子

2008年农历3月，某日薄暮时分。

一名男子，面对郊外一条河流微微发怔。

32年前他亲手插下的一棵柳枝已有十围粗，无数枝条竞相伸向河面。微微荡漾。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男子微微嗟叹：“阳泾河呵！……30年了！”

河水在落日余晖照射下，波光潋滟。

他把车泊在10公里外的小镇上，悄悄来到此处仍然有些落寞的偏僻之地。熟悉的阳泾村就在对岸3里处，村里许多老人恐怕年事已高，应该过世了吧。一念及此，唯有暗自叹息。

这是一位年龄、职业模糊的男人。身上流动着一股神秘气质，令人敬畏。

四周无任何动静，显然农民已失去主宰土地的权利。

他从旅行袋中取出一套薄如蝉翼的潜水衣换上，悄声潜水。

15分钟后，他从水草环绕的水面钻出。天地间，无人察觉他在做什么？

当他发动那辆毫不起眼的车辆离开平凡的乡镇时，一场大雨适时而下，掩盖了他的一切踪迹……

# 目 录

|                 |     |
|-----------------|-----|
| 小说简介 .....      | 1   |
| 自 序 .....       | 1   |
| 第一章 一九七四 .....  | 1   |
| 第二章 阳泾河畔 .....  | 15  |
| 第三章 报复发泄 .....  | 31  |
| 第四章 旷世之缘 .....  | 49  |
| 第五章 保卫者? .....  | 71  |
| 第六章 利豹磨牙 .....  | 95  |
| 第七章 定点清除 .....  | 115 |
| 第八章 中国军人 .....  | 135 |
| 第九章 男儿情怀 .....  | 155 |
| 第十章 人生搏击 .....  | 167 |
| 第十一章 泾渭分明 ..... | 181 |
| 后 记 .....       | 207 |

# 第一章

## 一九七四

### 1

这条河水在绿色田野与片片农舍中，不知流淌了多少年。据代代相传的老人们说，数百年前人们就将河水环绕的一个自然村落唤作“阳泾村”，与河流齐名。

大明洪武年间，有王家兄弟结怨官家，一路东来，他俩避开大路，专寻小径。逃难个把月后，他们被眼前烟云朦胧的景色深深吸引，再也挪不开步子。

王氏先祖眺望一大片碧流环绕的土地，急切地向一位少年探询。这位纨绔子弟正为偿还赌债苦思无法，闻声，当晚偷出地契，以100两银子的低价，将祖宗置下的这片田地一齐转让给王氏兄弟。其久病的萧姓老父闻此讯息，挫胸顿足，活活气死。

王氏兄弟落地生根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再往后娶妻生子，逐渐形成村落。

萧家子弟败落后，乞讨为生，不久，为王氏兄弟收留。

陈少琨15岁那年，一辆陈旧的公交车，将上海市各区收罗来的一批本屆、历届初中生，送到50多公里外的金罗人民公社插队落户，年轻人并不像押阵的“工宣队”想象那样，哭丧着脸，他们仿佛逛野生动物园般，对着车窗外的郊外景色，指指点点，叫嚷着。

保持沉默的陈少琨旁边坐着一名年龄比他大的知青，他的身高和成熟在车厢内格外显眼，旧巴士的轮胎不断撞击不平坦的马路，他坐累了，想放松一下，于是他满不在乎地把胳膊搁在陈少琨肩上，嬉笑道：

“小朋友，哪个学校的？”

陈少琨老实回答道：

“少体校！”

“哇！少体校？”

蒋海生抽回了搁在他肩上的右胳膊，他有些疑惑地盯着这张沉默且稚嫩的脸。

“你会不会摔摔跤？”

“做啥？”

陈少琨问道。

“乡下人要欺侮阿拉城里人，你不怕？”蒋海生想当然道。

“我老老实实，别人凭啥欺侮我？”

蒋海生大声嚷道：

“慧大，你不惹别人，别人就肯定不惹你吗？看你慧头慧脑，做我小阿弟吧！有事我来帮你搞定！反正一个金罗公社，我叫蒋海生，初中70届在家荡了好多年才出来的。”

蒋海生一副“白相人”腔调。

蒋海生见陈少琨对他的“毛遂自荐”没有兴奋的回音，有点气馁，又盯着他：

“喂，叫啥名字？”

“陈少琨！”

“噢——”

蒋海生摸摸脑袋，兴趣突然转移了，甚至忘记了刚才的随便“承诺”，他在陈少琨的耳边悄悄说：

“阿拉指拨依看——坐在前面‘八角头’位置的，是阿拉五十一中学里的‘一枝花’朱莉莉！绰号‘猪猪’，她本来要去内蒙古的，家里人不同意，我就是盯牢伊才一齐到郊区来的。”蒋海生得意地说道。

陈少琨随着蒋海生的指点，看见车厢前边坐着一位美丽的女生，午后的阳光在她一头黑发上闪烁，两根长辫子下面卷成时髦细长的发卷，垂到了颈上和肩上。看了有令人心动的感觉。

## 2

金罗人民公社大礼堂内人声鼎沸，分乘十几辆客车来的几百名知青被各个生产队派来的人纷纷领走。

高举“陈少琨”3个黑字大木牌的中年人，穿一身条纹土布套装。引人注目的是，他上衣口袋里竟然夸张地插着4支旧钢笔。

陈少琨挤到他跟前时他毫不掩饰失望的神情。公社，又一次无情地欺骗了阳泾村生产队。上月说好批500斤化肥，最后只给了100斤。这次分配知青，竟然给他们一个小孩？阳泾村生产队急需男劳力啊！他四处瞧着大礼堂里的人越来越少，终于又一次屈服了，他讪笑着对陈少琨道：“小陈？是不是？跟俺到阳泾去吧。”

阳泾村生产队会计萧大狗，推着一辆用镀锌旧水管焊成的三角架“农式脚踏车”，载着陈少琨的几件行李，一路上神情寡欢。

陈少琨跟在萧大狗屁股后头，眺望着远处不知哪个生产队的孩子在放牛，那些牛吃得肚儿溜圆，身后还跟着白白的长着长长胡子的山羊，在牛的旁边跳来跳去。他俩在沉默中走了足有20多里土路，还未走到目的地。天，渐渐暗了下来，萧大狗终于在一处牲畜住的建筑旁停妥了“农式脚踏车”，说道：

“小陈，阳泾村是金罗公社的‘西伯利亚’，再走几里地就要到江苏了。你暂时住在村口这间小屋，等公社将知青房的资金拨下来，再帮你盖房子吧！好不好？”

他好像记起了什么重要事情，回头吩咐道：

“差点忘了，明朝开始，你到队长王树林家去搭伙，饭钱么从工分里扣，这是队里定下的，好不好？”

萧大狗撇下他和几件行李，一扭头往萧家宅方向骑去。

这一排房子前是一大片空地，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场地上散落着各种牲畜的粪便和杂乱的草垛，奇怪的味道无风而至。

天彻底暗了下来，有几位村民扛着农具从他眼前走过，他们看见坐在行李上一时还不能适应环境的城市少年，叽叽喳喳议论着，脚步明显放慢。陈少琨则报以自然地微笑。

流萤成群地在夜空中飞翔，像星的河流，忽出忽没，陈少琨惊奇万

分，城里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一切。他抽出随身携带的口琴，轻轻吹奏起来，他吹的是电影《上甘岭》中的插曲，他虽然长得瘦瘦小小，却是少体校的好几届格斗冠军，又是全校口琴比赛一等奖获得者。

不知何时，一个女孩牵着好几个五六岁的儿童出现在他面前，她们站得远远的，凝神听他吹奏。那个女孩圆润的脸上挂着笑容，腮上两个陷得很深的酒窝好像在笑，陈少琨后来知道，她就是阳泾村生产队长王树林的二女儿王珍珍。

陈少琨向他们耸耸肩，两手一摊，说道：

“回家吧！下次再演奏。”

说完他露齿一笑，洁白的牙齿使这位黑瘦少年看上去特别有魅力。

### 3

陈少琨开始了阳泾村插队落户生涯。他跟着王阿根饲养阳泾村仅有的两头黄牛和一头水牛。

牛倌王阿根，生性木讷，陈少琨初闻他开口说话是在两天后，他大声斥骂那头大黄牛：

“看依那对‘龙叉角’，不知要叉死啥人哩？跳，跳，跳，草……草也不好好吃？”

陈少琨没听懂他的土话，耳畔又传来王阿根对着赖在塘里的水牛猛吼：

“你格‘棺材钉’，长、长耳毛，死、死赖在水里厢，快、快起来……起来……”

凭陈少琨的观察发现，牛，其实也有个性。比如，尾巴少了一截的“短尾”是头温顺的水牛，喜欢用身体贴着他，要他帮它驱赶苍蝇，并“哞哞”地叫唤，表示它的“感谢”之意；体型最大最壮的那头黄牛“龙叉角”脾气火爆，一贯横冲直撞，力气惊人。

夜晚，陈少琨就睡在牛棚隔壁小屋里。起初，牛的嚼草声和粪臭味使他难以入眠，但几天后，倒头便能呼呼大睡。

一个月过去，王阿根被王树林支派到金罗公社开河工地挑泥去。阳泾村劳力紧张，也被大队部派了3个河工，陈少琨无可推诿地担任了生产队耕牛饲养员一职。



村里大人、小孩们很快和放牛的陈少琨混熟了，他居住的小屋成了村里孩子们的俱乐部。村里大人、孩子开始唤他“阿琨”，代替以前“小陈”的称呼。

下雨天基本上就是农民的礼拜天，每到这个时候，王树林的女儿王珍珍便起劲地扯着村里阿冯、阿娟等几个半大不小的姑娘赖在陈少琨的小屋里欢闹，非要陈少琨吹口琴不可，陈少琨却大吃着她们带来的山芋、瓜果、甜黍。

多少个夜晚，阳泾村的男女青年和小孩们席地坐在陈少琨的小屋门口，听他用两支口琴，上下叠起，忽儿模仿小提琴声，忽儿模仿钢琴声。他们不管他吹奏什么，都听得如醉如痴。尤其是少女王珍珍觉得阿琨吹的琴声如此悠扬，如此透明轻柔，犹如天籁一般穿透她的心房。

## 4

生产队会计萧大狗的独生子儿子萧二狗，已经18岁，长得相当彪悍，这天傍晚，他参加民兵集训回来，首次见到阳泾村新来的小知青骑在“龙叉角”身上，后面跟着一头水牛和一头黄牛，每头牛背上分别有一二个小孩，有的两腿分开骑着，有的双腿并一块儿侧坐着，还有一个孩子，叫阿良的，威风十足地站在水牛背上，向远处河中漫无目的地扔小砖块，说不出的悠闲！萧二狗见之很不舒服。

他紧赶几步，用手中的教练枪，“啪”打在最后一头黄牛的屁股上，前头的“龙叉角”听到黄牛的哞声，转过头来，差点把陈少琨掀下牛背。陈少琨深知“龙叉角”脾气火爆，立即抓牢牛缰，抚摩牠的脸颊，轻轻说：

“听话，让我去教训那个小子！”

陈少琨跳下牛背，大声问道：

“喂！你为啥打牛？”

萧二狗瞪着吃惊的眼珠：

“小瘪三？啥人要你管？”

蒋海生估计得对，到处都有流氓人物？见到矮小的陈少琨气势迫人，萧二狗不由自主往后退了两步。